

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与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廖济忠¹ 胡代松²

(1. 中南大学 党委办公室, 湖南 长沙 410083; 2. 湖南省军区司令部, 湖南 长沙 410011)

[摘要] 高校国防教育系统性包含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要素, 这种系统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防知识的价值特性; 二是国防技能的融合特性; 三是国防精神的动力特性。

[关键词] 国防教育; 大学生; 综合素质

[中图分类号] E2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08) 01-0033-03

On the System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Qual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IAO Ji-zhong¹ HU Dai-song²

(1.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Military Headquarters In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cludes the factors of forming the integrated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system research can b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knowledge; secondly, the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techniques; thirdly, the motiv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spirits.

Key words: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egrated quality

关于国防教育的意义或作用, 已有的观点比较接近。从军事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 它们几乎都是指向主体的价值强化, 而对于指向客体的价值转化则缺乏概括和说明。就高校而言, 这种价值转化集中地体现在国防教育的综合素质培养功能上, 笔者认为, 国防教育的系统性决定其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功能。

人的综合素质本身有其内在的要素结合或组织方式, 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即知识、技能和精神。简单地说, 知识是对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技能是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技巧、能力或特长。而精神则是一个人内在的意义世界, 是对人的价值在集体、社会、国家、时代中如何体现的理性思考和积极实践, 是人类对真善美永恒追求的力量源泉, 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本质和最高境界。知识是技能的基础, 技能是知识的运用, 而精神则是知识和技能的升华。概而言之, 知“道”为智, 用“道”为能, 体“道”为德, 人的综合素质就是知道、用道、体道的有机结合和不断发展。从国防教育的自身结构来看, 它系统地包含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要素。

一、国防知识的价值特性

国防知识包括国防理论知识, 国防历史知识, 国家领土、领海、领空、领天和信息疆域方面的知识, 现代战争及现代军事知识, 军兵种常识, 国防科技普及知识, 国防法律知识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国防知识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 而且是一种价值体系, 它包含着人们对事物“是什么”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人们对事物“为什么”和“应该怎样”的判断与选择。也就是说, 在国防知识的接受过程中, 人们不仅要回答知识性的“对与错”的问题, 而且要回答价值性的“是与非”、“这或那”的问题, 它必然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感、态度等主观性的世界, 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内在尺度”。

国防知识价值的高低, 取决于下述两个条件: 首先, 是对事物本质或规律的掌握程度。因为认识的目的就是表现事物的本质, 表现事物某个凸出而显著的特性、某个重要观点、某种主要状态, 如果认识更接近本质, 那么就更

* [收稿日期] 2007-10-23

[作者简介] 廖济忠 (1968-), 男, 湖南石门人, 中南大学党办副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

接近真理。其次,是在认识主体的社会实践中,这种认识对个人的发展起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的还是阻碍的作用。实际上,这是国防知识价值特性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我们着眼于事物的本质,眼睛向内,一级一级地往下,走向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我们着眼于事物的方向,眼睛向外,一级一级地往上,走向构成事物目标的高级形式。

以人们对战争的矛盾态度为例。“重战”与“轻战”、“勇战”与“反战”是人们态度的两个极端,如果孤立或抽象地看,我们无法作出判断和选择。对战争知识的掌握离不开对战争价值的认定。自古以来,有人歌颂战争,也有人诅咒战争;有人挑起战争,也有人抵抗战争。古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自称他的诗是歌颂美、爱情与欢乐的,但他完全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反对一切战争,把凡是破坏生活和谐的一切都看作是恶,因而不分是非、美丑和善恶地陶醉于抽象美和抽象爱情的歌颂。他说:“我不爱在杯盏交欢中听到那些雄辩,高谈流血的战争和斗争的论调。但是,谁在宴会中歌颂爱神、爱情、缪司,我便高兴谛听他们的谈笑。”^[1]而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演说》中的思想则代表了另一种深刻而悲壮的观点。他说:“在我看来,像这些人一样的死亡,对我们说明了英雄气概的重大意义,不管它是初次表现的也好,或者是最后证实的也好。……在战斗中,他们认为保持自己的岗位而战死比屈服而逃生更为光荣。……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战役中的冲锋,顷刻间,在他们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荣的顶点。”^[2]作为一种流血的政治,战争是一种客观存在,每一场战争都具有“实然”的一面,但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它又必须具有“应然”的一面。也就是说,战争的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的目的有正当与非正当之别。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战争价值观,我们在战争现象面前就会丧失正确的立场和坚决的行动,我们将不知为何而战,也不知为何不战。“慎战”而不“惧战”,“重战”而不“好战”,当正义、进步的崇高事业受到战争的威胁和蹂躏的时候,我们就须决一死战,就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前仆后继,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这是我们在学习战争知识时应形成的正确的战争价值观。

总之,国防知识的积累过程就是其价值性逐步凝聚和释放的过程。国防知识的价值性是大学生价值体系构成的重要来源。

二、国防技能的融合特性

国防技能是通过训练形成和巩固的具有军事性质的行动方式,它指向主体可能面临的任务和活动,是保证其顺利完成的现实条件,它主要包括运动技能、战术技能和技术技能三个方面。

国防技能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现有成就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所掌握的国防技能容纳范围的大小、接受程度的高低以及运用是否熟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技能一般不会以某种单一的形式出现,它不可能孤立地形成,而往往以一种综合的状态呈现出来。反过来,多种国防技能成分的调动和参与,又能促使某一专门的技能表现得

为淋漓尽致。更进一步说,国防技能本身又处在一个更大的有机系统之中,它与主体综合素质的其它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同一块“合金”,其内在运动规律具有互为因果的特性,即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既是另一个要素变化的原因,又是另一个要素变化的结果,而且这种要素的变化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它总是以系列反应、连锁反应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整体的融合之中我们甚至很难区分“始因”或“第一原因”。但国防技能作为一种行动方式,它作为最终的结果显示出来,正如打出来的一只拳头,不管其中凝聚着多少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我们能直观感受的只能是这只拳头和它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防技能的融合特性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先生关于“军人之勇”的分析对我们很有启示意义。他把军人之勇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为长技能,二为明生死。”又把技能分为五种要素:“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认为掌握了这五种技能,就能够制胜敌人,所以他把长技能作为军人之勇的“第一必要者”。但他又特别强调军人之勇“须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始可”,否则,“逞一时之意气,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误用其勇,害乃滋甚”。因此,他极不赞成那种“发狂之勇”、“血气之勇”、“无知之勇”,而大力提倡“成仁取义”的“真正的军人之勇”。^[3]也就是说,真正的军人之勇必须在“长技能”的同时融合“明生死”。

增强国防技能的途径无非是训练,只是针对不同的类型,这种训练的内容和程度有所区别而已,但应采取的训练方法则是相通的。心智技体训练一体化的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选择,正是考虑到了国防技能的融合特性。首先,“技”与“心”应该而且可以融合。心是知情意的统一,练技与练心相互影响和促进。我国古代兵法就说过:“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高则胆壮,胆壮则兵强。”我国近代著名将领蔡锷也有类似的论述:“欲效命于疆场,允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惧。”^[4]其次,“技”与“智”应该而且可以融合。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3/4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5]再次,“技”与“体”应该而且可以融合。身体以及体能不仅是人的一切行动的物质载体,而且是行动的促进或障碍因素。莫斯(M. Mauss)曾经指出:“身体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最天然的工具,或者更确切一些,不用工具这个词,身体是人的最初的和最天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人的技术手段。”^[6]

总之,国防技能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其融合性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体现的过程,它有助于大学生做到军民结合、平战相连、心智技体、协调发展。

三、国防精神的动力特性

国防精神是国民关心和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安全和

尊严的观念、意志、情绪和状态的总和。它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爱军尚武精神、自强勇敢精神等等,其中爱国主义精神是核心和灵魂。

人是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来源于我们对生命本质和人生目的的正确认识与自觉把握,它是直接影响个人生命进程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恩格斯强调:“军人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情绪,是影响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7]如果说国防精神只是军人的专利,那不仅在理论上是狭窄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有害的。蔡锷将军非常深刻地指出:全民国防教育“必先陶铸国魂”,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他认定,爱国之心是“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因此,既要使国民“知生存之惟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又要使“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8]实际上,国防精神属于人文精神的范畴,而且现实地处于人文精神的高端地位,由于人文素质在综合素质中的基础地位,由于国防精神在人文精神中的高端地位,因此,国防精神不仅应为军人所特有,而且应为国民所共有。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9]人文精神包括国防精神正是理解之后的深刻感觉,透视各领域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到其背后人文精神的强力支撑。王东华在对天才问题进行研究后得出几条重要的结论:智力商数——天才都是神童;意志商数——天才都是斗士;品德商数——天才都是圣徒;气概商数——天才就是天才。^[10]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文精神的动力特性能把普通的血肉之躯所具有的能量发挥到某种极至。

证明国防精神动力特性的典型实例莫过于西点军校闻名于世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影响美国200年国运的三个关键词。曾毕业于西点、担任过西点校长的麦克阿瑟,1962年回西点接受塞耶荣誉勋章时发表的著名演讲生动而深刻地阐释了这种伟大精神的强大动力。他说:“责任、荣誉、国家,这三个神圣的名词庄严地指出,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

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将使你精神振奋:在你勇气消失的时候鼓起勇气,信念动摇的时候恢复信念,希望渺茫的时候燃起希望。……这些名词的确能做到培养你们的基本素质。……这种信念赋予你们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想像力,激越的感情和永不枯竭的生活源泉,永不怯懦的英雄气概和永不熄灭的希望。这种信念赋予你们成就感和未来志向,以及生活的乐趣和灵感,把你们塑造成为军官和绅士。”^[11]这篇只有三个关键词的演讲,像一颗明珠,镶嵌在《美国陆军军官指南》的篇首;又像一面战鼓,激励着美国以及全世界精忠报国的军人和积极向上的人们。

总之,对于大学生来说,人文精神特别是国防精神,是其人生的指向之灯和力量之源,它决定大学生的成长高度及其社会示范意义。

[参考文献]

- [1] 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35.
-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8:134.
- [3]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 [4] 韩秋风,刘勇,王明山.《心理训练理论与实践》[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74.
- [5]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51.
- [6] M. Mauss.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Essays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104.
- [7] 文星.国防精神[J].国防.2004,(2).
- [8] 《蔡松坡集》[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 [10] 王东华.《发现母亲》(上)[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56-62.
- [11] [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责任 荣誉 国家》[M].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2004:3-4.

(责任编辑: 卢绍华)